

正续《小五义》作者考论

宋克夫

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相继于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、十七年（1891）由北京文光楼首次刊行。由于不署撰人，故其作者问题，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说法。胡士莹先生在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中认为：正续《小五义》“是坊贾无聊的续作”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则主张：“二书皆石玉昆旧本。”本文拟就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作者谈点看法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正续《小五义》的原作者是石玉昆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原作者是石玉昆，其主要依据是文光楼主人的《小五义序》：

《小五义》一书，何为而刻也？只以采访《龙图阁公案》底稿，历数年之久，未曾到手。适有友人，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，偶在铺中闲谈，言及此书，余即托之搜寻。友人去不多日，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，共三百余回，计七八十本，三千多篇，分上、中、下三部，总名《忠烈侠义传》。原无大、小之说，因上部《七侠五义》为创始之人，故谓之“大五义”，中、下二部《五义》，即其后人出世，故谓之“小五义”。余翻阅一遍，前后一气，脉络贯通，与坊刻前部略有异同。……余故不惜重资，购求到手。本拟全刻，奈资财不足，一时难以并成；因有前刻《七侠五义》，不便再为重刊，兹特将中部急付之剞劂，以公世之同好云①。

根据《小五义序》，石玉昆著有“中、下二部《五义》”，即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的“原稿”。

问题在于，文光楼主人的话是否可靠？1925年，胡适先生曾在《三侠五义序》中认定：文光楼主人“《小五义》序里的话是不可靠的”。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导源于《忠烈侠义传》^②刊本末尾的一段文字。

《忠烈侠义传》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由北京聚珍堂首次刊行。在这个刊本及后来诸刊本的末尾，均有关于续书的要目预告：

要知群雄战襄阳，众虎遭魔难，小侠倒陷空岛、茉花村、柳家庄三处飞报信，柳家五虎奔襄阳，艾虎过山收服三寇，柳龙赶路结拜三雄，卢珍单刀独闯阵，丁蛟丁凤双探山，小弟兄襄阳大聚会，设计救群雄；直到众虎豪杰脱难，大家共议破襄阳，设圈套捉拿奸王，施巧计扫除众寇，押解奸王，夜赶开封府，肃清襄阳郡；又叙铡斩襄阳王，包公保众虎，小英雄金殿同封官，颜查散奏事封五鼠，众英雄开封大聚首，群侠义公厅同结拜；多少热闹节目，不能一一尽述。也有不足百回，俱在《小五义》书上，便见分明。

通过这段要目预告和正续《小五义》情节的比较，胡适先生指出：“《三侠五义》的末尾有续集的要目，其中不提及徐良；而《小五义》以下，徐良为最重要的人”；“《小五义》中，沈仲元架起颜按院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关键”，“末尾的要目预告里没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话”，“《三侠五义》末尾预告续集‘也有不足百回’，而《小五义》与《续小五义》共有二百几十回”。由于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情节与这段要目预告不合，胡适先生因而认定：文光楼主人是在“扯谎”，他的“话大概不可相信”。^③

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是难以成立的。因为这段要目预告不是出自石玉昆原稿。其理由有二：其一，现存的《忠烈侠义传》并

非石玉昆原稿。我们知道，现存的《忠烈侠义传》是根据《龙图耳录》修订而成的。据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：《龙图耳录》一书，“所录即石玉昆所说之辞”，“余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：‘此书于此毕矣。惜乎后文未能听记。’知此书乃听《龙图公案》时笔授之本。听而录之，故曰《龙图耳录》。通行本《忠烈侠义传》即从此本出”。正是因为现存的《忠烈侠义传》出自《龙图耳录》，而非石玉昆原稿，故文光楼主人《小五义序》云：“石先生原稿，……与坊刻前部略有异同。”风迷道人《小五义辨》亦云：“前套《忠烈侠义传》，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，详略不同，人名稍异，知非出于一人之手。”其二，这段要目预告仅见于《忠烈侠义传》刊本。《龙图耳录》和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末尾，均没有这段约二百字的要目预告。在谢蓝斋抄本《龙图耳录》末尾，仅有“此书共一百二十回，至此为止。后文大约将襄阳灭将，众英雄以及才子佳人的收原，俱各叙清，也就完了”数语而已。吴晓铃先生所藏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末尾，也只有“不知下文如何，俟有续者，再听分解”数语，也没有这段要目预告。显然，这段要目预告为刊本所加入，而非出自石玉昆原稿。

那么，这段要目预告出于何人之手呢？由北京聚珍堂刊行于光绪五年的《忠烈侠义传》前，有一篇署名入迷道人的《忠烈侠义传序》：

辛未（1871）春，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，爱不释手。……是以草录一部而珍藏之。乙亥（1875）司榷淮安，公余时从新校阅，另录成编，订为四函，年余始获告成。去冬（1878），有世好友退思主人者，亦癖于斯，因携去，久假不归，故以借书送迟嘲之。渠始啜嚅言爱，竟已付刻于聚珍版矣。

据是序可知，《忠烈侠义传》在刊行之前，入迷道人曾对其抄本

进行过“从新校阅，另录成编”。仅见于《忠烈侠义传》刊本末尾的要目预告，也许就是这位入迷道人“从新校阅，另录成编”的产物。这段要目预告既然不是出自石玉昆原稿，那么，它所预告的内容自然不是石玉昆对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情节构思。这段要目预告与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情节不合，只能说明由刊本加入的预告并不准确，而不能说明文光楼主人在《小五义序》中“扯谎”。由此看来，文光楼主人《小五义序》中关于石玉昆著有“中、下二部《五义》”“原稿”的记载是可靠的。

石玉昆著有正续《小五义》原稿，还可以通过内证材料得到证实。在正续《小五义》中，有两次提到该书本自石玉昆原稿。

第一次是在《小五义》第四十八回：

列位，前文说过，此书与他们那《忠烈侠义传》不同。他们那所说北侠与沈中元是师兄弟，似乎北侠这样英雄，岂肯叫师兄弟入于贼队之中？……若是师兄弟，此理如何说的下去？这乃是当初石玉昆石先生的原本，不敢画蛇添足。原本两个人，一个是侠客，一个是贼。

第二次是在《续小五义》第五十六回：

这前后两套《小五义》，俱是明讲的平词，所以不比四大奇书，也不敢比十家才子，可也不与小说相同，乃当初玉昆石先生所留此书，讲的是明笔暗笔，倒插笔惊人笔。诸公细瞧，必须把此理看明，方有可观的所在。

这里所谓“这乃是当初石玉昆石先生的原本”、“乃当初玉昆石先生所留此书”云云，也说明正续《小五义》的原作者是石玉昆。

二、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是风迷道人

尽管石玉昆著有正续《小五义》原稿，但是，文光楼于光绪

十六年、十七年所刊行的《小五义》及《续小五义》却并非据石玉昆原稿直接刊印，而经过了他人的修订。这在庆森宝书的《小五义序》中有明确的记载：

予友振之石君，为文光楼主，生平尚气节，重然诺，每见书中侠烈之人，必欣然向慕之。尝阅《忠烈侠义传》，知有《小五义》一书，而未见诸世。由是随在物色，不知几经寒暑，今春竟于无意中得之。因不惜重资，延请名手择录而削删之。稿中凡有忠义者存之，淫邪者汰之，间附己说，不尽原稿也。

据是序可知，文光楼主人得到石玉昆原稿之后，曾“不惜重资，延请名手”，对原稿进行删节增补。文光楼刊行的《小五义》已经经过了这位“名手”的“择录”修订，故曰“不尽原稿”。

那么，这位对石玉昆原稿进行修订的“名手”究竟是谁呢？从署名风迷道人的《小五义辨》中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位“名手”的一些蛛丝马迹：

或问于余曰：“《小五义》一书，宜紧接君山续刻，君独于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，何哉？”余曰：“似予之说，余詎不谓然。但前套《忠烈侠义传》，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，详略不同，人名稍异，知非出于一人之手。向使从前套收伏钟雄后接续《小五义》，挨次刊刻，下文破铜网阵各处节目，必是突如其来。破铜网阵各色人才，亦是陡然而至。不但此套书矛盾自戕，并使下套牙关相错，文无线索，笔无埋伏，未免上下两截，前后不符。必须将八卦连环，原原本本分晰明白，用作根基，使众人出载，条条段段解说精详，以清来历，乃不至气脉隔膜，篇法断绝。言之者庶免无稽，读之者尚觉有味。以视蝮下添足，额上安头者，不大相径庭乎？”或闻言诺诺而退。余即援笔书之，亦望识者之深谅尔。再者，提纲原来诗词数首，不暇纠正，姑仍其旧。

我们知道，《小五义》的前四十一回，主要写颜查散查办荆襄，众侠客收伏君山钟雄。其基本情节，与《忠烈侠义传》后十九回大致相同。风迷道人的《小五义辨》着重说明了《小五义》之所以从“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”，而不紧接着《忠烈侠义传》收伏君山钟雄“续刻”，是为了避免《小五义》“气脉隔膜，篇法断绝”，“矛盾自戕”。其中，透露出这样一个消息，那就是风迷道人对石玉昆原稿进行过修订。细玩“《小五义》一书，宜紧接君山续刻，君独于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，何哉”这句话的语气，可以看出，《小五义》从何处“起首”，取决于这位“君”，即风迷道人的考虑。事实上，《小五义》的第一回写的即是“颜按院奉旨上任”，“察办荆襄九郡”，风迷道人正是按照自己的艺术见解安排《小五义》“起首”的情节的。而对石玉昆“提纲原来诗词数首”，之所以“姑仍其旧”，也是由于风迷道人“不暇纠正”所致。可见这位风迷道人就是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。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是风迷道人，还可以从《续小五义》第一回之前的一段文字得以进一步证实：

上部《小五义》未破铜网阵，看书之人纷纷议论。辱承到本铺购买下部者，不下数百人。上部自白玉堂、颜按院起首，为是先安放破铜网根基。前部篇首业已叙过，必须将摆阵源流，八八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相生相克，细细叙出。先埋伏下破铜网阵之根，不然铜网焉能破哉！……因上部《小五义》原原本本已将铜网阵详细叙明，今三续开篇，即由破铜网阵单刀直入，不必另生枝叶，以免节目絮繁，且以快阅者之心。

这段文字，透露给读者这样三个消息：其一，这段文字的作者即文光楼主人出资延请的“名手”。该文实际上是以文光楼的名义刊载的一则出版说明。文中所谓“本铺”云云，显然是代拟文光楼主人的口气。这样的口气，符合作为文光楼主人出资延请的

“名手”的身份。其二，这段文字的作者即《续小五义》的修订者。文中着重说明了《续小五义》开篇，“即由破铜网阵单刀直入”的情节安排着眼于怎样的艺术思考。一是“上部《小五义》原原本本已将铜网阵详细叙明”，在情节上已经作好了铺垫；二是避免故事“另生枝叶”，“节目絮繁”；三是“以快阅者之心”，满足读者急于了解续书故事的迫切心理。《续小五义》开篇事实上也正是根据这种艺术思考安排故事情节的。其三，这段文字的作者即风迷道人。该文与前引《小五义辨》出自一人之手。所谓“前部篇首”，指的其实就是置于《小五义》篇首的《小五义辨》。文中“上部自白玉堂、颜按院起首，为是先安放破铜网根基”，“必须将摆阵源流、八八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相生相克，细细叙出”，即是对《小五义辨》中“于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”，“必须将八卦连环，原原本本分晰明白，用作根基”这一内容的复述。故曰“前部篇首业已叙过”。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是风迷道人，内证材料也能提供佐证。在《小五义辨》和《续小五义》第一回之前的那段文字中，风迷道人曾反复强调：“必须将摆阵源流，八八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相生相克，细细叙出，先埋伏下破铜网阵之根。”这个意图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。在《小五义》第二回，作品通过“智化夜探铜网阵”，详细描写了铜网阵“摆阵源流”：

“下有大门两扇，按八方八门。大门内各套七个小门，按的是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”并以大量的篇幅，对六十四门进行了具体的说明。对铜网阵的这段描写，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在第三十三回颇为自得地说：

列公，你们看书的，众位看此书，也是《七侠五义》的后尾，可与他们先前的不同。他们那前套还倒可以，一到五义士坠铜网，净是糊说。铜网阵口称是八卦，连卦爻都不能说得明白，故此余下此书，由铜网阵说起。

《小五义》的故事情节，之所以要“由铜网阵说起”，无疑是为了“将八卦连环，原原本本分晰明白，用作根基”。

由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，风迷道人作为文光楼主人出资延请的“名手”，就是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。

三、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出于一人之手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论及《小五义》及《续小五义》的创作时说：

二书皆石玉昆旧本，而较之上部，则中部荒率殊甚，入下又稍细，因疑草创或出一人，润色则由众手，其伎俩有工拙，故正续遂差异也。

如前所述，正续《小五义》的原作者为石玉昆，“草创或出一人”，是可信的。但是，“润色则由众手”，则有继续讨论的必要。我们认为，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出于风迷道人一人之手。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出于一人之手，首先可以通过二书的整体性得到证实。在修订过程中，风迷道人是把正续《小五义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的。在前引《小五义辨》中，风迷道人认为：“向使从前套收伏钟雄后接续《小五义》，挨次刊刻，……不但此套书矛盾自戕，并使下套牙关相错，文无线索，笔无埋伏，未免上下两截，前后不符。”这里的“前套”指的是《忠烈侠义传》，“此套”指的是《小五义》，“下套”指的是《续小五义》。在风迷道人看来，《小五义》从“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”，而不从《忠烈侠义传》“收伏钟雄后接续”，其主要原因之一，是着眼于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整体结构，避免二书“牙关相错”，“上下两截，前后不符”，以保证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整体性。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对篇幅的规划上。在

《小五义》中，涉及到二书篇幅的文字有两处：一处是第五十七回：“正续的《小五义》二百余回”。另一处是第一百二十四回末尾，预告《续小五义》“仍有一百余回，随后刊刻续套嗣出”。现存的正续《小五义》各一百二十四回，共计二百四十八回。从这两处文字可以看出，风迷道人是把二百余回的正续《小五义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修订的。而据文光楼主人的《小五义序》云：“中、下二部《五义》”，“前后一气，脉络贯通”。在石玉昆原稿中，正续《小五义》已经是一个整体。作为文光楼主人延请的修订石玉昆原稿的“名手”，风迷道人修订的自然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二百多回的正续《小五义》。如果风迷道人在修订完《小五义》之后，放弃对《续小五义》的修订，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。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整体性还表现为二书故事情节的紧密衔接。在古代小说中，正书和续书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在情节上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。《水浒传》和《水浒后传》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体现。《水浒传》叙述了梁山英雄的聚义直至悲剧结局，在故事情节上自成体系。《水浒后传》不过是从李俊等人别生枝叶，结构故事。与古代小说中正书与续书的这种关系不同，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故事情节的衔接则是密不可分的。《小五义》的中心情节是破铜网阵盗盟单。第一百二十四回，众英雄进入铜网阵内，智化正要盗盟单之际，“从上面掉下一把月牙式的刀来，正在智爷腰上咣的一声，智爷把双眼一闭。”全书嘎然而止。《续小五义》的第一、二回，紧接着《小五义》的上述情节，继续叙述智化怎样脱险，盟单如何到手，铜网阵终于被破。如此紧密的情节衔接，不大可能分别出自不同修订者之手。风迷道人在修订《小五义》时，不可能在智化被压在月牙刀下，生死未明的情况下，就此搁笔，而由另一个人去完成智化如何脱险等情节的修订。当然，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在情节衔接上的

关系，和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关系极为相似。但是，曹雪芹没有完成整部《红楼梦》的创作，是由于“泪尽而逝”。④而对风迷道人来说，在智化被压在月牙刀下之际，像曹雪芹那样“泪尽而逝”的可能性，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了。

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出于一人之手，还可以通过二书修订时间的考察得以说明。不可否认，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在文字体例上存在着工拙之别。大致说来，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较为粗疏，书中还保存着较多说唱痕迹；《续小五义》的修订相对来说稍显精严，说唱痕迹较少。这一点，诚如鲁迅先生所言：“中部荒率殊甚，入下又稍细”，“正续遂差异也”。既然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出于一人之手，为什么会存在这种“差异”呢？这是论证二书修订出于一人之手所必须回答的问题。而对正续《小五义》修订时间的探讨，也许可以对形成这种“差异”的原因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。

据前引庆森宝书的《小五义序》：文光楼主人物色《小五义》，“今春竟于无意中得之”。该序末署“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中吕月”（四月），可知文光楼主人得到石玉昆原稿的时间是光绪十六年春，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当从此时开始。该序又云，“梓成而问序于予”，这年四月，《小五义》的刊刻已经完成，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自然完成于这个时间之前。可见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刊刻时间，从光绪十六年春到四月，总共不到四个月。《续小五义》的修订，当于这年四月稍前《小五义》的修订完成时着手。又据伯寅《续小五义叙》“急付剞劂，书既成，故乐为之叙。时光绪庚寅孟冬”（十月）云云，在光绪十六年十月，《续小五义》的刊刻已经完成。可见《续小五义》的修订刊刻时间，从光绪十六年四月稍前到十月，有六个多月。

修订时间的急缓不均，导致了正续《小五义》的工拙之别。《小五义》全书五十余万字，其修订刊刻，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

时间。如果除去刊刻时间，修订时间所剩无几，其修订之粗疏，是可想而知的。连文光楼主人自己也承认，由于“特将中部急付之割剜”，以致《小五义》“字迹模糊，鲁鱼亥豕，校讎多疏”。^⑤而作为《小五义》的修订者，风迷道人也是因为对“提纲原来诗词数首，不暇纠正”，才致使《小五义》较多地留下石玉昆原稿中固有的说唱痕迹。相比较而言，《续小五义》的修订刊刻时间要宽缓一些，有六个多月，其修订自然可以做得精细一些。仅以诗词为例，在《小五义》中，有五、七言诗共计五十九首，《西江月》词二十五首，这显然是风迷道人“不暇纠正”所致。而在《续小五义》中，除第一回尚存半首《西江月》词之外，其他诗词全部被删除，从而淡化了《续小五义》的说唱痕迹。由此看来，形成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工拙之别的原因，不是由于“润色则由众手，其伎俩有工拙”，而是由于修订时间的急缓不均所导致。因而，这种工拙之别，并不能说明正续《小五义》的修订是出于不同的修订者之手。

注：

①本文所引《小五义》和《续小五义》序文及原文，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排印本。

②《三侠五义》一名《七侠五义》，原名《忠烈侠义传》，本文沿用原名。

③《三侠五义序》，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，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421页。

④《红楼梦》第一回脂批，俞平伯辑《脂砚斋红楼梦辑评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页。

⑤知非子《小五义序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